

蕭道應先生紀念輯

二〇〇三年元月一日

蕭道應先生紀念輯

二〇三年元月一日



蕭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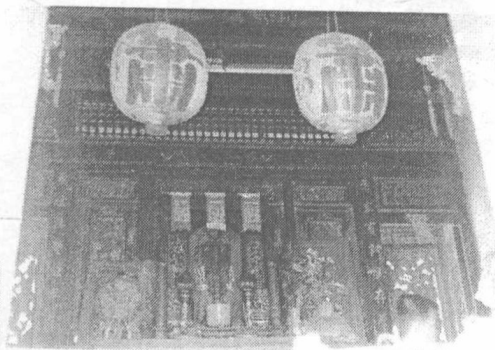
古厝

生長地——

六堆意識與
民族意識的養成



△佳冬蕭家古厝抗日古戰場 - 步月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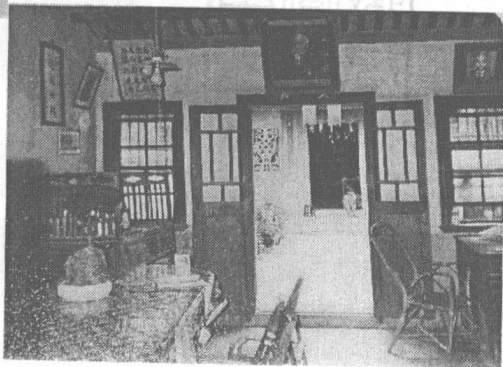


△佳冬蕭家祠堂

▽蕭家古厝左廂房為蕭道應幼時居所。



▷ 祠堂前之正廳上高掛著蕭家來台祖蕭光明肖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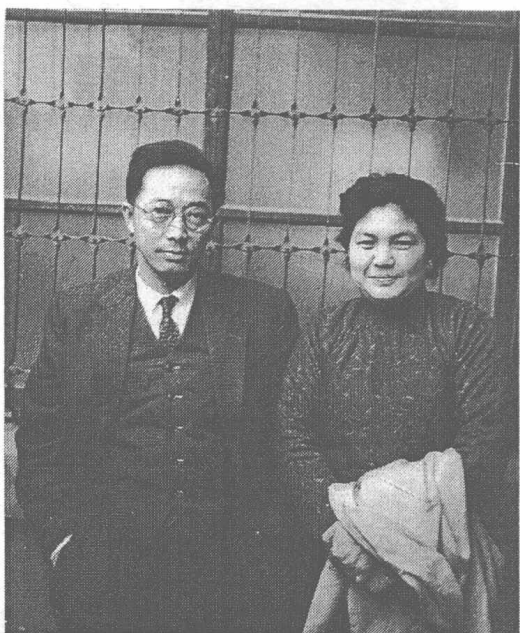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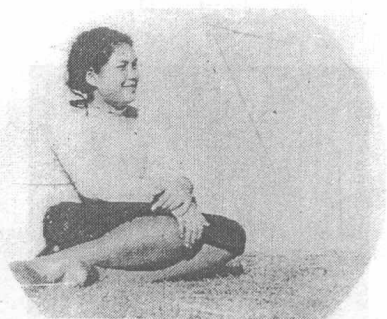
△青年時的蕭道應(左一)

革命 伴侶

學生時代的抗日思想，
全過到蕭道應，
尋得革命伴侶。



△蕭道應夫婦，攝於法醫解剖室前（一九五〇年代）。



△年輕時的黃素貞



▷二女兒佳區結婚時，蕭道應夫婦合影。

台灣 抗日 的 典型



△在日據時代的求學期間，蕭道應堅持不去日本，並稱在未來將以勝利者的身分訪日。上圖為 1960 年間與家人訪日，攝於松山機場。



△蕭道應與邱逢甲遺照合影



△一九九〇年四月，與東服隊的老同志們重遊羅浮山的隊部，左一為蔣碧玉。



△東區服務隊成立初期人員，立右三為丘念台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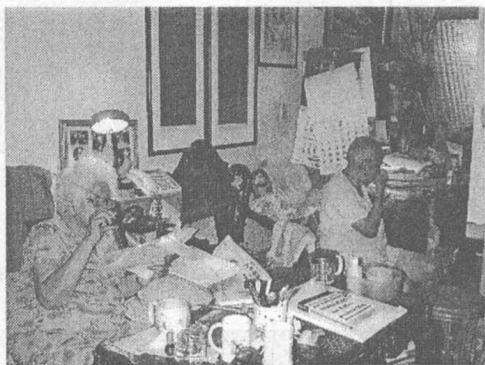
一個 的 真 人 元氣 十足



△蕭道應全家福



△蕭道應喜愛自行培養蘭花及燒陶，左圖為攝於蘭圃。



△蕭道應居家生活



△蕭道應參加蔣碧玉告別式。



△1954 年間
蕭道應先生與夫人
蕭黃素貞伉儷情深



△蕭道應夫婦
恩人——丘念台
先生。

員

一個悲劇 時代的 悲劇 演員

▽歷史學家兼作家藍先生來訪蕭道應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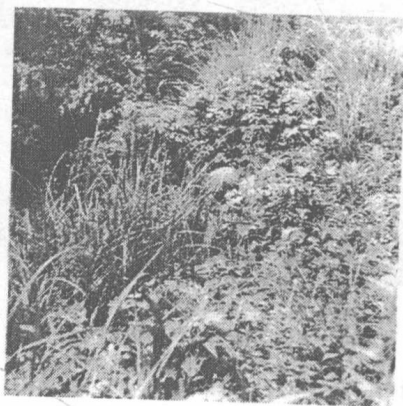
▽電影「好男好女」即以蕭道應夫婦倆的故事為背景，此為當時拍攝之劇照。

要 把 祖 國 破 了 它 粘

回 去



△▷肅清時期藏匿處一
上圖為三義山區，右圖
為苗栗山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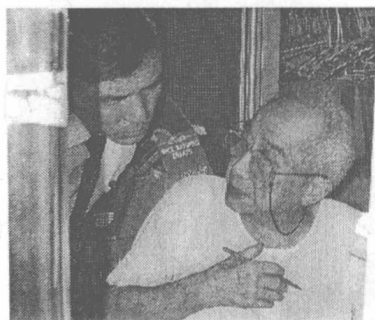


◁1955 年間
出獄後，寄居北投岳父
住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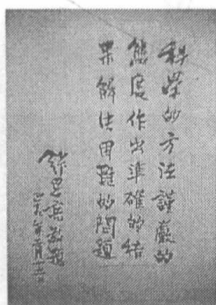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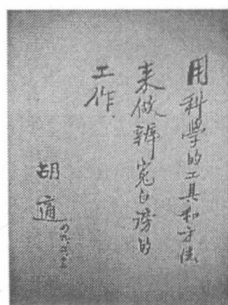
台灣法醫界的

先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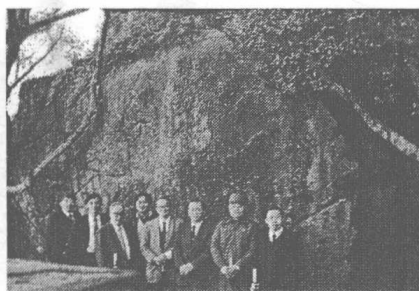
抽絲剝繭 辨冤白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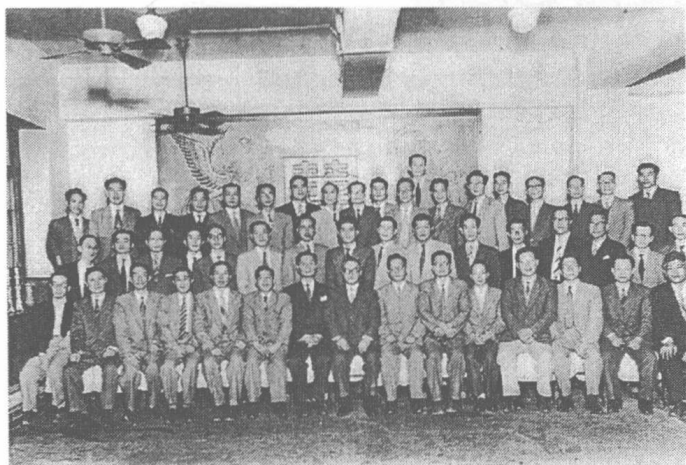
△蕭道應生活平淡寧靜，行事慎密嚴謹。



△蕭道應鑑定菲律賓華僑遭殺害之「武漢族社事件」，轟動一時，胡適、錢思亮以親筆題字相勉。



△蕭道應與法醫學會鄭成奕棋，功觀兵奕棋處留影。



△一九六〇年台大醫學院同學會，前排左為蕭道應。



親友 探訪



懷念我們的父親

蕭開平

六月間您的孫子自美國回來，您硬拗著要騎摩托車去買烤鴨，您患病體弱的身子已無法用手握住油門，我從樓上穿著內衣衝下來趕緊說「我去買」，顧不著衣冠不整，那時我第一次感覺到一向壯碩硬朗的父親真正病了！您還是在二〇〇二年九月廿五日離開我們了，我們懷念您的身影、您的脾氣，更不能忘懷您的言行及一切！感謝這麼多父親的摯友、戰友、難友、同志朋友的陪伴，與我們的父親共同走過肅清運動後內心煎熬的歲月。

記得小時候我們住在外公家，外公經營一家茶葉鋪，我最喜歡跟著跟媽媽去外送訂購的茶葉，坐在腳踏車橫桿上的竹椅，隨腳踏車沿著灣灣曲曲環繞著北投公園的山路，挨家挨戶送茶葉到旅館或住家。晚上有時姐姐帶著我，或我帶著妹妹，或有時妹妹太討厭了，我就單獨走到舊北投火車站，爬到檜木圍欄上，等候下班的父親，父親總是將我放在他的肩上，背著我沿著舊北投的街道，漫步回到家裡享受母親準備好的晚飯。那時一家九口擠在小小的斗室裏，其樂融融，幼小心靈裡覺得世界好大，好美好。我想那一段日子是父親出獄後漸趨淡泊寧靜的生活吧！

我們常搭火車往返台北及屏東佳冬老家之間，一趟八至十小時的路程若沒有座位是極辛苦的事情。在我記憶裡，父親從沒有跟我們坐在一起，一上車剛坐定，遇有老幼婦孺上車，父親他馬上會讓位，然後在整個旅途中他就失蹤了；等到火車快到終點站時，他又出現了。在我印象中他坐火車時，我從沒見過他好好的與家人全程坐著過。曾祖母就說：「道應就是對別人好，對自己家人不好」，這就是他的個性，在佳冬老家的「步月樓」有著斑斑血跡的抗日史，更是後來我的祖父在晚年得知自己到了絕症（肺結核）後，把自己隔離的地方，曾祖母送菜時，亦只能放在門口，禁止家人與他接觸，無非就是怕家人再受到

肺病的感染；這種處處為人著想的個性，絕對表現在父親的日常生活中。

自小學開始就會翻翻父母親的書櫃，尋找一些書籍閱覽，二年級的某一日，我竟然翻閱到一本「台共叛亂史」，裡面赫然看到父親、母親的姓名明列在上面，並且明白記載著他們是共產黨的同路人，坐過牢的敘述及事實，在當時的政治環境教育下，對一個九歲小孩的心靈的確造成了相當大的惶恐慌及驚嚇，使得我數日不言不語，母親發覺我的異狀，追問之下，我豪洩大哭的對她說：「我的父母竟然坐過牢！我覺得是一種恥辱！以後如何面對同學、朋友？」我的母親驚訝的說道：「你的父母親坐牢是一件光榮的事情，父母親為了國家參加抗日戰爭，為人民、國家服務的理念及理想奮鬥，如何是恥辱？」

之後，母親開始向我們幾個兄弟姐妹訴說那段抗戰及往後經歷的種種苦難，是學校歷史課本上找不到的！佳冬老家步月樓的抗日事跡、父母親赴日參加挑戰等經過的言教及身教，他們一生為理想奮鬥的心路歷程，體會到在這個中國苦難的日子裡，他們真正完成了做為一位堂堂正正中國的台灣人的歷史任務及史命，我們的父母親實在是一對患難夫妻！

父親曾提及他在高等學校時，就由台南的親家介紹一位顏姓望族閨女，當初印象還不錯且幾已論及婚嫁，一日共同出遊，就在搭火車由台北經圓山往北投的路上，當時火車在經過在圓山半山腰上日本軍國主義的神社時，大部分的日本人或假日本乘客會在經過時起立鞠躬致敬，就因搭火車時，這位本來非常可能成為我母親的女士，非常恭敬起立朝向神社行了一個大禮，父親馬上因此改變主意，解除婚約，父親就是如此堅持立場的一個人，而且幾無妥協的餘地，如此才有我們敬愛的母親作為他——一生的革命伴侶。

目

次

我和老蕭的抗戰歲月

革命伴侶／蕭黃素貞

1

台灣法醫界的先驅——蕭道應

摘自「福爾摩沙的聽診器——廿二位台灣醫界人物的故事」／台灣醫界聯盟基金會

71

我所認識的道應叔

姪女／蕭古紫

77

台灣人抗日的典型——蕭道應在日據時代的抗日歷程

成大歷史系副教授／林德政

80

一個元氣十足的真人

電影導演／侯孝賢

86

蕭道應先生傳奇而悲苦的道路（一九一六—二〇〇二）

花地的史懷哲——敬悼蕭道應先生

前台籍官兵集訓總隊隊員／石聰金

150

祖國破了，要把它粘回去——敬悼台灣愛國主義前輩蕭道應先生

台大哲學系教授／王曉波

156

蕭阿伯，您慢走

世姪／石正人

164

紀念道應伯父——冬天的追懷

姪兒／羅允宏

166

附 錄 蕭道應先生大事年表

作家／藍博洲

169

作家／藍博洲

88

我和老蕭的抗戰歲月

蕭黃素貞

第一節 從福州回台灣

■ 盛京丸

一九三七年，蘆溝橋七七事變爆發。旅居福州的台灣籍民在蒼前山居留民公會會議之後，決分三批回台；第一批為婦孺，一大部已於七月廿一日乘盛京丸啟程。

八月十九日，第二批以商家為主的台灣籍民同樣搭乘免費的日本商船盛京丸，由福州滬尾啟程，開往台灣。這些原籍台灣的乘客大體都已經久居福州各地，在各行各業經商；當然，裡頭也有一些為非作歹的無業遊民。那時候，日本帝國主義所到之處都設有領事館，並且通過學校、文化機關、商店行號等，繼續奴化管理這些離開殖民地台灣的殖民地人；他們為了鞏固勢力而唆使那些無業遊民到中國各佔領區為非作歹。那些所謂的「台灣浪人」不但在中國的土地上賺中國人的錢，而且還把各種遺毒留在中國本地呢！

這天，正是舊曆七月十四日，一輪圓月掛在海面的天空中，月明如鏡。船開航了一天，白天的暑熱稍為降溫了，甲板上這裡一堆那裡一堆成出來透氣的人；他們正對這次的返台之旅議論紛紛。

這次，日本領事館的「撤僑」行動，雖然讓大家免費乘船，卻規定每人只能帶一個皮箱的行李回台灣；因

此，人們都只能空手回家，在福州辛苦了幾十年所積存的財產，都不能帶回家。因為這樣，大人們議論著：這次的戰事是否能像「九一八」及「一二八」等侵略戰役，幾十天後又讓他們再回到日常生活的地方呢？大人們擔心這次鬧大了的戰事會延續下去及往後的生活問題。

可小孩子們的心情卻不一樣。因為過去日本不管是打東三省或上海，它制造的戰事都是短暫的，只有幾天、個把月就結束了。因此，他們以為這次的蘆溝橋七七事變，中國也不會抗日，戰事也不會擴大；結果又是日本佔領一些地方，得到賠償，然後戰事就平息了。因為這樣，他們不但沒有對未來感到任何不安，反而抱著利用暑假回故鄉遊山玩水的興奮心情，準備在回鄉探親後，買些日本貨、文具等生活用品，再快快乐樂地重回福州，繼續學業。

我原是孤兒出身，養父原籍台北汐止山上，當我四、五歲時，全家便遷居福州。當時，因為養父中了「天財券」，獎金兩萬五千元，於是就在福州開了家台灣餅店，從台灣請了些師傅過去，日子算是過得蠻好的。在這期間，養母又從北投領養了一個妹妹回來，於是我們兩姐妹就一起這樣生活。之後，我依照規定，在福州台灣人辦的東瀛公學校讀書，接受了六年的日本教育。公學校畢業後，養父並不希望我回台灣，要我留在福州讀書，於是我就直接報名長老教會聖公會的陶淑女中；因為漢文底子太差的緣故，由小學五年級讀起。在福州蒼前山的教會女中接受了初中及高中教育。然而，當我唸完高二，正在為高三要學的幾何三角發愁時，養父母突然命令我束裝回台，暫避戰事；那時候，我真如突遭晴天霹靂般呆住了。

我父親在香港做生意時曾聽過孫中山先生改革政治對興建中會的演講得有民族概念愛中國的思想。所以平常也不受理日本領事館的人，父親沒受過多少日本教育，也不學日本話；領事館除有位老鄭先生二、三個月來查看外，從不去找領事館或台灣公會的人；平常見到日本人時總是躲閃，很少跟日本人來來往。養父對日本的態度給我的印象很深刻，也造成我從小就十分討厭日本人，覺得他們很壞，對人都兇巴巴地。但這次父親也

感覺到這次蘆溝橋的侵略戰爭鬧大了中國人的抗日言行熱潮如海泳般一波接一波汹涌而來使人躲避不及，名為台灣人，我們只是個開餅店商人，也非躲避不可了。「好壞相拖累」媽說的不錯，非趕快收拾行李上船，每個人只能帶一件行李，所有的床鋪雜檔都鎖在屋內。周圍虎視眈眈的福州人問這探那，我們也是不知道呀！

我曾經想過，自己看到日本領事館的人就害怕的心理，回去台灣怎麼受得了呢？因此想到不回台灣，就留在學校參加抗日運動吧！

我們由福州南台僱船先到滬尾，趕上盛京丸，是我此生最累的一次旅行。當時，爸爸已是五十歲左右的男人；媽是小腳婦道人家，妹妹只有十一歲，最年輕力壯的就是我了。當然不能僱苦力。爸把住家房子都鎖上，而我們剛上船就聽到「搶」原來我們大家前腳走，後腳老百姓就喊搶台灣人的東西呀，台灣人在日本人的殖民地上不守規矩仗日人勢力為非作歹，生活好過的台灣仔，現在無依存了，那有不搶的道理，先搶為快，發戰爭財麼？日本人也上發通告要大家登記存放的財產項目，以便戰後補償，有計劃的侵略，連戰後的賠償都想的週全呀！

我和幾位女伴在甲板上待到感到涼意才找到二位姓林的女孩子，她們也是假名為廈門人的林基澄姐妹談些知心話，她們說：「這次恐怕難回福州了，她爸是新竹人和日本人較有聯絡，能確定不是「一二八」、「九一八」的小戰爭，以後的讀書恐難繼續了。」怎麼辦？大家決定先玩玩懷念已久的台灣再說吧，互道珍重，毫無連絡就回統艙睡覺去了。

「船」一艘商船載著這批各懷心志的老少男女懷著未知的命運聽著引擎的震動聲，奏著和鳴曲向台灣駛去。